

# 摩克多塔拉

泰戈尔著

石真译



# 摩 克 多 塔 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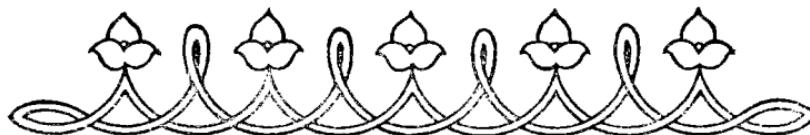
——自由的瀑布

[印度]泰戈尔著

石 真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Rabindranath Tagore  
Muktadhārā

根据 1953 年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出版部版孟加拉语译出

摩 克 多 塔 拉

——自由的瀑布

〔印度〕泰戈尔著

石 真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

书号 1634

开本 787×1092 纸 1/32 印张 2 9/16 插页 5 字数 4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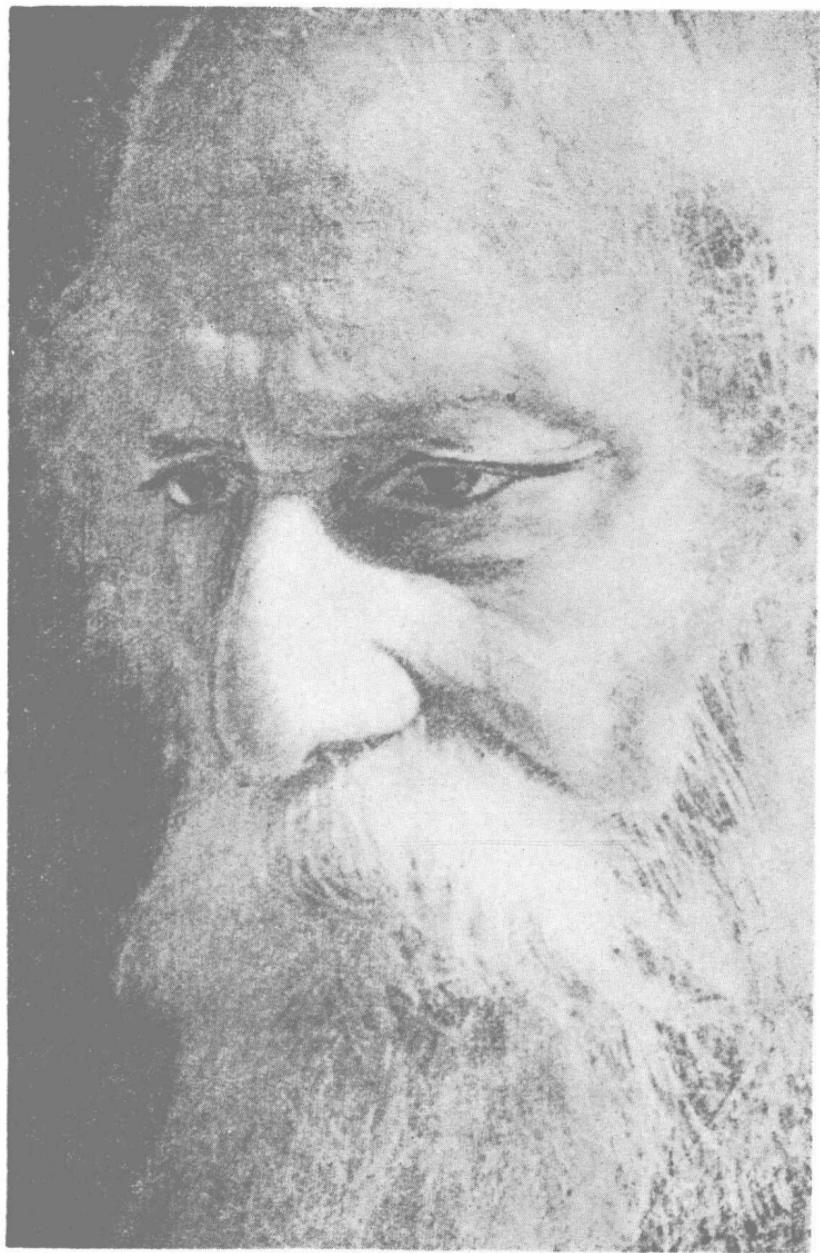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定价 (7) 0.55 元

## 内 容 提 要

“摩克多塔拉”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晚年所写的一个杰出的剧本。印度国王罗那吉特，特地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建造了水闸，把“摩克多塔拉”瀑布(原文的意义是“自由的瀑布”，诗人在那里把它用作一个瀑布的名字)闸住，使农田干涸，借此来奴役人民，征服人民。但是在群众团结一致的反抗下，真理战胜了邪恶，阻塞摩克多塔拉的罪恶的水闸，终于摧毁，被闸住的自由的瀑布获得了解放。“摩克多塔拉”是研究泰戈尔的政治思想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表现了对于帝国主义统治机器的极端憎恨，对于亵渎科学的神圣而为暴力与压迫者服务的技术的蔑视以及对种族歧视和依靠剥削其他民族而养肥自己的恬不知耻的行为的愤怒……



泰戈尔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摩克多塔拉①

景：

巫多尔古特——北岭——山地，有一条路通向山上的湿婆②庙。远方天际显出高聳入云的鋼鐵机器的尖頂，它的对面是湿婆庙頂的閃亮的三叉戟。路旁芒果林中搭着一座帳篷，那是国王罗那吉特的行宮。今天是初一，在沒有月光的夜里，湿婆庙里要举行庄严的燃灯祭。国王必須步行到庙里去，他現在正在帳篷里休息。

罗那吉特的皇家技正比菩提經過多年的努力，費尽心血，終于利用鋼鐵制成的机器的功能把摩克多塔拉瀑布的水源閘住了。为了对他的这一特殊功勳表示敬意，巫多尔古特的居民正陸續来到湿婆庙前的廣場上准备举行盛大的慶祝仪式。湿婆的信徒們整日不停地一边唱着贊頌湿婆大神的歌辭，一边游行着。他們有的捧着香爐，爐里香烟裊裊，有的吹着法螺，有的敲着銅鑼，打着節拍。

〔湿婆信徒們唱贊歌上：

贊頌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締造者

大神湿婆！ 湿婆

贊頌那

滌清疑慮的

扯毀鎖枷的

驅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 湿婆！（下）

〔一个异乡的旅客带着献神的供养上。他向巫多尔古特的市民  
問訊。

旅客 請問，那個插在天空里、又高又大的東西是什么呢？  
看來怪可怕的。

市民 你連那個都不曉得？大概你是个外乡人？那是机器。

旅客 机器？什么机器？

市民 我們的皇家拔正比菩提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修造的  
机器呀！如今，总算完工了。今天是举行庆祝大会的  
日子。

旅客 那机器有什么用处呢？

市民 把摩克多塔拉的水源閘住。

旅客 哟呀！它簡直象个阿修罗③的骷髅头，沒有血，沒有  
肉，顴骨高聳，露着銳利的牙齿。它站在天空，張开大  
嘴，日日夜夜窺伺着你們巫多尔古特这座酣睡的城市；

---

① 摩克多塔拉：这里用做一個瀑布的私名，原字的意义是“自由的瀑  
布”。

② 湿婆：印度教三大天神里的毁灭神。

③ 阿修罗：魔王。

你們这些活生生的人啊，眼看着就会象一段枯木似的雕萎、僵硬、失掉生机啦。

市民 我們精力旺盛，不是那么容易被毁灭的，你倒不必替我們担忧。

旅客 也許是这样吧。不过，那样的怪东西真不适宜在太阳和星光之下出現，隐藏起来会更好些。你还看不出来它好象惹得整个青天日夜都在生气嗎？

市民 那么，你今晚不到庙里去看燃灯大祭了么？

旅客 正是要看燃灯祭我才到这里来的。每年在这个季节里我都前来瞻拜湿婆大神，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見过庙宇上面的天空竟被这个怪物塞得黑压压地透不过气来。今天，突然看見了这种景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的全身战栗。它狂妄地压低了庙頂，那是对神的不敬。我現在就去献上我的供养，可是我却失去了喜悦和宁静的心情。

(一妇人上。她头上蒙着一条雪白的披肩，遮盖了全身，一直拖到地面。

妇人 苏曼！我的苏曼！(向市民)伯伯，你們全都回来了，可是我的苏曼一直到現在还不曾回来啊！

市民 你叫什么名字？

妇人 我是周奈村的安巴。他……他是我眼睛里的光亮，我生命中的呼吸，我的苏曼。

市民 他怎么啦？小姑娘！

安巴 他們把他带走啦——我不知道他們把他帶到哪里去

了。我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等我回到家里，他們已經把他带走啦。

市民 我想他們一定是把他捉去修筑摩克多塔拉的水闸去啦。

安巴 我听说他們是从这条路上把他带走的，一直带到古里峰的西边——远哪，远得我都看不見了，而且，我也看不見那边有路啊！

市民 光是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用处！我們正要到湿婆庙里去看燃灯祭。今天是我們的大节日，你也跟我們一块去吧！

安巴 不，伯伯，那天我也是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的啊！从那天起我就怕去献上我的供礼了。听，我告訴你們：我們的祈禱、我們的供养，从来没有达到我們的天神，我們的父亲的身边，在半路上就被人搶去了。

市民 誰把我們的祈禱搶去了？

安巴 把苏曼从我的怀里搶走了的那个人。到現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誰。苏曼！我的苏曼！我的孩子苏曼啊！

〔全下。〕

〔巫多爾古特的太子阿比吉特派遣的一位使者上，他要見皇家技正比菩提，比菩提正向湿婆庙那边走去，这时使者、比菩提相遇。

使者 比菩提老爷！太子特意派我前来見你。

比菩提 他有什么吩咐？

使者 这些年来你一直努力修建水闸，想把我們的摩克多

塔拉水源閘住。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崩潰了，无数的生命埋葬在崩坍的泥沙里，无数的生命被湍急的奔流卷得无影无踪。今天，到底——

比菩提 他們的性命並沒有白白地犧牲，我的水閘总算完工了。

使者 可是，西布特拉伊的居民直到現在還沒有听到这个消息。他們決不會相信有誰能够把天神賜給他們的水源控制住。

比菩提 天神賜給他們的只是水，但是賜給我的却是控制水的能力。

使者 他們安心地生活着，他們絕沒有料想到會有什么灾难來臨。他們還不知道一个星期之后，他們的肥沃的田地——

· 比菩提 你怎么和我談起他們的田地來了？他們的田地和我有什么相干？

使者 怎么？你修筑水閘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為了讓他們的田地干裂，谷物旱死嗎？

比菩提 不是的。我的目的仅只是想要証明人类的智慧能够战胜那些在他的周圍摆着陣式的泥沙、岩石和水流的威力。我沒有閑工夫考慮什么农民的玉蜀黍田的干旱和損失。

使者 太子問你，難道現在還沒有到你應該考慮的時候么？

比菩提 是的。我默想的是那机器的偉大威力。

使者 那飢餓的哭喚竟不能打破你的沉思？

比善提 不！洪水的怒濤冲不毀我的水閘，眼泪的压力也  
不会使我的机器顫抖。

使者 你不害怕詛咒？

比善提 詛咒！你看，當我們在巫多爾古特調不出勞工  
的时候，我們奉了国王的命令，到錢德帕德納地区，挨  
家挨戶地把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全都抓了来。他們  
有許多人再也不能回到他們家里去了，可是，我的机器  
却在千万个孩子的母亲的咒罵声中胜利完工。一个和  
天神的威力作斗争的人，人們的詛咒他何曾理会？

使者 你已經为你的声誉建立起紀念碑，这荣耀完全归于  
你自己。現在，王子吩咐你，要你自己把亲手建起的荣  
誉的碑石打碎，它会帶給你更偉大的声誉。

比善提 当那个紀念碑还不曾完工的时候，它只属于我自  
己；現在，它是整个巫多爾古特的財产，我已經沒有毀  
坏它的权力。

使者 太子說，他自己要行使这种权力。

比善提 什么？巫多爾古特的太子竟会說出这样的話么？  
他莫非不是属于我們的？难道他是西布特拉伊的人？

使者 他說：巫多爾古特不仅仅是机器統治的王国，那里还  
有天神，他要証明这一点。

比善提 在机器的神奇的威力面前，天神会自动退避三舍。  
这，我个人就可以負起提供証据的責任。告訴太子，在  
我那机器的鐵掌中，我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从它掌心  
里逃脫的道路。

使者 毀灭之主却不是常常只在大路上巡行的呀！人們肉眼看不見的漏洞和罅隙在悄悄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呢！

比菩提 (吃惊地)罅隙！你說什么？你知道什么罅隙？

使者 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个需要发现它的人，他一定会知道的。

(使者下。

(巫多尔古特的市民們上，他們正要到庙里去参加庆祝大会。他們發現了比菩提。

市民甲 喂，大技正！你真能干！什么时候你偷偷一溜，就跑在我們前面来了？喏！我們連曉得都不曉得呢。

市民乙 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总是悄悄地一步一步向上爬，你还没有注意呢，他却赶过別人去了。他就是我們查布瓦村里的秃头比菩提呀！我們常常一块儿去上学，我們也一齐常常被我們的老师凱拉斯摶耳朵。可是，現在他可把我們都給丢在后面了，并且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真是了不起！

市民丙 嘿，哥伯瑞！你拿着花籃、張着大嘴、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啊？莫非你从来没有見过他？把花环拿出来，我来給他带上。

(他們給他套上花环。

比菩提 算啦，算啦，够啦……

市民丙 甚么？够啦？不行。你忽然变成一个偉大的人物了，你的脖子要是能够一下子长得象駱駝那样长該多好！整个巫多尔古特的人們都來向你的长脖子上套花

环，一直埋到你的鼻子尖，那才合适呢。

市民乙 我說，老弟，哈里斯那个打鼓佬怎么直到現在还不見他露面呀？

市民甲 那个懒骨头！非得把他脊背的皮肉当做鼓敲打一通，才算——

市民丙 瞎講这些做什么！要是单講打鼓的話，他的手可比我們有勁儿。

市民丁 我本来想：我們今天應該把比沙伊·塞孟特的彩車借来，讓我們的比菩提坐在里面出去巡行一番，可是，今天就是連国王也必須步行走到庙里去。

市民戊 你倒是做对了。塞孟特的車子呀，簡直是“达沙罗特”<sup>①</sup>！在路上走着走着它就破成十輛車了。

市民丙 哈！哈哈哈！“达沙罗特”！我們的偷布有时候說話可真俏皮。“达沙罗特”！

市民戊 不是开玩笑。我儿子結婚的那天，我借用过他那輛彩車。嘿，我拉它的时候比我坐它的时候还要多得多！

市民丁 讓我們这么办吧！我們把比菩提抬到庙里去。

比菩提 哟！你們干什么，你們干什么哪！

市民戊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應該这么办。你虽然生长在巫多尔古特的怀抱里，可是，如今你已經騎到巫多尔古特的脖子上去了，你的头、你的肩膀当然也非得比一般人突出不可了。

<sup>①</sup> 达沙罗特：十車王，印度史詩“罗摩衍那”中英雄罗摩的父亲的名字。此处用作形容車子太破旧的俏皮話。

〔他們把木棒捆好擱在肩上，把比菩提抬了起来。

**众市民** (欢呼) 皇家技正万岁！比菩提万岁！

(合唱) 嘿！机器！嘿！机器！我們向你鞠躬，膜拜，頂礼！

你的机輪不停地发出庄严的轟鳴，

天上震耳的雷霆也羞慚地向你致敬。

你可怖的巨齒咬穿了世界万物的胸膛，

你鷹隼似的利爪撕破了大地的心脏——

攫出散布在地心中的矿藏。

你的烈焰如千百攻坚摧固的炮火，

具有鎗鎔鋼鐵，粉碎岩石，撼山搖海的力

量。

有时你臃肿如土丘，高峻象杉木，难移如磚  
墙，

有时你輕如掠过大地，閃在海洋，飘在空中  
的一縷浮光。

你統治世界的魔术家机器哟！

我們向你膜拜，鞠躬，頂礼！

〔国王罗那吉特和大臣从帳篷所在的那一方向上。

**罗那吉特** 你从来就沒有能够把西布特拉伊的人民制服过。現在到底还是由比菩提借着控制了摩克多塔拉的水源，找到了一个迫使他們馴服的方案。可是，你呢，好象并不十分热心。你是嫉妒他嗎？

**大臣** 不，请陛下原諒。我們的職責并不是拿着斧子、鏟子

与泥土和岩石作斗争。我們的工具是政治，我們交往的对象是人們的心靈。我曾經提出過派太子去治理西布特拉伊的建議，太子與當地人民之間的感情的牢固联系，实际並不弱于摩克多塔拉鋼鐵水閘的力量啊。

罗那吉特 可是結果如何？拖欠兩年的租稅！西布特拉伊过去也曾經常鬧严重的灾荒，可是却从来沒有人拖欠过皇家的租稅。

大臣 太子正為陛下获取比租稅更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正在紧要关头，陛下却把他召回來了。要知道治理一个国家，对于广大的群众決不應該忽視。陛下必須記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苦的力量会逼使这些下等的順民不顧一切地抬起头來。

罗那吉特 你的政治論調總是时时在变换。你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國王統治人民應該象騎士管束他的馬匹——騎在它的身上，給它以压力，就会占优势；統治异族人民尤其需要采取高压手段。你沒有說過这样的話嗎？

大臣 是的，我曾經这样講过。当时的情况不同，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建議是合理而又及时的。不过，現在——

罗那吉特 我簡直一点儿也沒有把王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意思。

大臣 为什么呢？陛下。

罗那吉特 那里的人民不是我們自己人，我們如果过分和他們接近，他們就会不怕我們。我們容或可以用情感

贏得自己的人民，对于异族只有用恐怖使他們永远畏惧我們。

**大臣** 陛下，你忘掉把太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太子不久以前似乎精神十分不安，我們怀疑太子对于自己的身世也許从旁了解了一些眞情——他并不属于皇家血統，而是从摩克多塔拉瀑布脚下撿来的弃儿。为了使他忘怀——

**罗那吉特** 对于这一切我完全明了——最近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跑出去独自躺在瀑布脚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在瀑布脚下找到了他，我問他：“阿比吉特，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他說：“在这瀑布冲击的水流声里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大臣** 我也曾经問过他到底他是怎么啦，为什么在皇宮里总看不見他？他說：“我得到启示，我是为开辟道路才来到世界上的。”

**罗那吉特** 我現在对于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偉大帝国的統治者的預言，可完全失掉信心了。

**大臣** 說这个預言的可是陛下的太师阿毗罗摩斯瓦弥啊！

**罗那吉特** 他准是算錯了。我撿来这个孩子，我所得到的只有損失。为了制止西布特拉伊的毛織品到外地市場銷售，从我的祖父执政时起一直封鎖着南迪山口。現在阿比吉特把那条路开放了，我們巫多尔古特的粮食

和布匹的价格一定要高涨了。知道嗎？

大臣 太子还年青，不是么？他只是站在西布特拉伊的立場上——

罗那吉特 但是，这是对自己人民的叛逆行为！还有那个西布特拉伊的苦行者叫做什么塔南乔耶的坏家伙，专门干那惑乱人心，到处挑起不满情緒的勾当。我相信这件事里面一定也有他。現在非要把他脖子上挂的念珠勒紧，惩办他一下不可了。我要逮捕他。

大臣 我沒有胆量来反抗陛下的意旨。可是，陛下知道，在风暴将起，四方孕育着灾难的时期，放任比压制來得安全啊。

罗那吉特 在这方面你倒不必担心。

大臣 我不是要担忧，我是希望陛下多加考慮。

〔禁卫上。〕

禁卫 陛下，摩罕格尔的維斯瓦吉特皇叔駕到。

罗那吉特 好，又是一个！这个把阿比吉特教坏了的罪魁！唉！一个离心离德的亲属簡直等于駝子背上隆起的駝峰，永远粘在背后，你想甩可是甩不掉，背着又真麻烦。啊，那是什么声音？

大臣 那是湿婆大神的信徒們在繞寺游行。

〔信徒們歌唱上。〕

湿婆，湿婆大神啊！

你的无情的烈焰

刺穿了黑暗的心脏，